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十一目錄

蕉軒隨錄卷十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北君太傅

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自稱比丘而女子之入空門者稱比丘尼狂誕極矣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中載辯比丘非比孔亦不稱眞語

炎帝爲北太帝君夏啓爲東明公周文王爲西明公武王爲鬼宮北斗君尤屬無稽至謂曹操爲北君太傅北君者武王也亂臣賊子乃作聖王之師陶貞白學仙好奇不應收此謬妄之語

再論改國號

梁曜北曾記載遼改國號爲古今所無前卷已論之矣李恢垣同年復舉齊次風侍郎所撰歷代帝王年表謂東晉成帝咸康四年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仍稱代孝武帝太元元年代亡地入秦十一年代拓拔珪從都盛樂改號魏爲登國元年女眞自遼天祚帝乾統時兵始滿千至天度四年女眞阿骨打立始强仍稱女眞天度六年女眞改號曰金爲太祖收國元年金熙宗皇統七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蒙古始稱帝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鐵

木眞滅乃繼部爲太祖元年仍稱蒙古滅金後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以爲改國號者不僅殷商濬師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珪即代王位二月幸定襄之盛樂五月改稱魏王是爲登國元年魏又兼稱代魏崔浩所云我國家兼稱代魏是也以代易魏可爲改國號之證然時尚稱王並非即帝位女眞至阿骨打稱皇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此實稱帝定國號之始元熬羅極烈紹興十七年自號大蒙古國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宋寗宗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鐵木眞稱帝於鄂諾河宋度宗咸淳

七年爲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國號曰元詔書云謂
旣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蓋至此始建號其前之稱
蒙古猶金之前稱女直耳明太祖先稱吳王後建國曰
明我
大淸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
登極詔中有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淸皆此例也然則
盤庚之改殷遼之先稱契丹後改遼又稱契丹復改遼
實爲獨有千古矣

鑽頭

鐕音簪禮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註鐕兹甘切釘也用金釘以著朱綠著棺也太平御覽引摯虞決略錄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鐕頭而坐鐕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鐕頭按湘山野錄契萬師以書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金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低簪即鐕頭之稱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時有叛去者遣人諭誘之叛者曰汝主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按活羅漢語慈烏也佩文韻府

收入羅字韻下令譯活羅爲和鑾

以望復關

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傳復關君子所近也朱子集註從之王伯厚詩地理考云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按頓丘復關皆衛地名故前章言涉淇至頓丘此章言乘垣望復關也

崔浩論諸葛武侯

毛修之入魏後官位居崔浩之次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嘗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

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為然潛師按武侯功業寔古鑠今浩何人斯乃敢肆

意汚蛾國書事發宜其身陷刑戮姻戚悉被誅夷也趙氏維實讀史快編節錄修之數語未添浩不以爲然誤甚

古歡堂湖隄絕句

趙秋谷執信談龍錄曰德州田侍郎綸霞雯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鬭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

穫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據此知秋谷不特薄漁洋並薄山薑矣玆錄山薑絕句於後以待後之論定不復爲兩家騎驛焉

附錄田山薑湖隄絕句三十首

二月淮南春事無馬蹄不惜蹋寒蕪可憐杏白餳香日風雨瀟瀟叫鷓鴣

漢水春風唱柘枝大堤一曲寫烏絲今番應笑無佳句合付孫郎杖下兒

盧家風物那堪論漠漠湖光斷客魂沙鳥一行弄烟

雨不知何處莫愁村
垂柳貪眠傍水涯小紅橋外路三叉湖村村畔多游
女日暮溪頭弄茶花
昨趁夕陽芳草歸鞭絲帽影雨霏微可堪三月春風
老到處桃花燕子飛
稜稜堤作雙眉綠琵琶波如一鏡明片片辛夷惜花
盡朝朝布穀喜春晴
落日蕪城一抹霞竹西水調亂昏鴉樊川不作揚州
夢孤負唐昌玉蘂花

重到淮南少泊張牽船岸上亦無妨分明半笏維摩室只少天花作道場

張旗打鼓放江船負弩人來憶往年莫怪一番花叙寞春深老柳不吹綿

客愁還藉詩排遣往事都從夢破除何遜淸吟狂態作樽前沈范兩尚書

一間草屋倚蘆扉鸕鷀相狎來依依移家已上桃花岸更有鸕鷀無數飛

大堤犖确小堤平狡獪春風故故生謝絮沈錢塡馬

路蜂鬚粉蝶礙人行
朝朝暮暮浪花中閒立沙頭水勃公不分鴛鴦菱葉
上香雲豔雨浴衣紅
烟中艇子柳邊樓消得愁人幾許愁唯有一條袁浦
上酒家帘影落春流
衣疊苔錢將入夏釵分燕尾已過春鬟梳一段烟絲
縷纖作舊彩付酒人
四月八日佛生日野色湖光妙諦參幾囀栗留代清
磬一枝麥穗當優曇

湖邊芍藥二三種白糝紅酣山寺開料得無人相諳
贈僧雛折獻水神來
柳接隋家帝子栽長條盡作馬撾材黃鸝應是精靈
使勾引雙柑斗酒來
枇杷顆顆黃將盡柔椹離離鳥啄殘可笑多情白翎
雀滿身烟雨戀江干
顛頓江潭落照斜子山多病未還家愁聽小謝輕挨
雨半濕新桐抱鳳花
食法嚴龜太瑣細天教饞口養饞才長鬚解辦花前

酌買街廬芽蛤蜊來唐書有嚴龜食法二卷

羅含宅廢情無賴王粲樓荒魂黯銷未卜粱鴻何處住綠槐深巷是皐橋

一局丁東入夜闌三條蠟淚玉蟲殘此行不比羊元保願作宣城太守官

老夫多癢倩誰爬鴻爪留痕病轉加閒讀漢書過戊夜神仙不到蔡經家

絕少當壚買酒錢孤村小肆麥風前故人爲解相如渴汲盡春申澗底泉

病馬龍鍾似瘠竹短髮那復森開張杜陵野老作淚
語苦試明年春草長
便欲結茅湖上住屋旁鴨嘴小漁船慣摻思話纖腰
鼓不費君平卜卦錢
詩思刁騷欒下琴短吟彈出又長吟十三歲碎鍾期
少不向人間更鑄金
渺渺鴻陂白練鋪芋魁豆飯野風呼它時雨鵲歌聲
歌似得浮山一格無鴻陂見漢書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見南史
沿溪鵝髻數兒童倒接䍦來指老翁休唱白鞮羚醉

態須教拍手笑山公

記程總兵事

高要彭春洲明經不肯爲其鄉人張國樑作傳持論甚正濬師竊有議焉重臣大將從事戎行一旦失利辱身降志其罪實無可逭若鄉曲愚氓被賊裹脅而能力持大義殺逆投誠其卒也復以死報國秉筆者方當爲之滌蕩瑕穢表錄勳績使仍執從賊之說苛責而屏棄之幾何不阻人以自新之路哉吾皖程學啓者其終始與國樑等投誠後迭著戰功嘗

恩擢至江西南贛鎮總兵遇缺提奏提督給雲騎尉世
職勃勇巴圖魯名號同治三年督兵攻嘉興府城鎗子
貫入頭腦醫治無效遂死江蘇巡撫李公 鴻章 奏聞得
旨照提督陣亡例優卹
予諡忠烈一介鄉氓得此可以不朽矣學啓桐城人英
逆四眼狗之擾皖省也學啓爲所擄屢思逃去賊拘禁
之不得脫四眼狗知其勇極爲籠絡加以重用學啓見
其荼毒百姓頗不喜咸豐十年四月曾公 國荃 進逼安
慶學啓乘隙納欵曾公壯之遂留營帶隊旋克復安慶

省城敘功得保官職同治元年三月李公有上海之
命僅帶學啓所部兩營往半年之間連獲虹橋北新涇
四江口之捷軍威大振先後收復靑浦嘉定太倉鎭洋
崑山新陽吳江震澤各州邑二年七月進逼蘇州學啓
由婁門外節節進剿歷將城東之寶帶橋五龍橋城北
之華口黃埭城西之滸關虎邱各處賊卡悉數掃平派
兵屯紮又分隊剿退嘉興湖州等路援賊學啓不甚通
文字而毎戰輒出奇謀制勝十月蘇垣恢復降賊郜雲
官九人率二十餘萬衆謀踞城要挾曾帶洋兵之總兵

戈登又受賊愚多方代爲乞請學啓毅然不爲動請於李公於猝不及防時立斬郜雲官九賊首懸竿示衆二十餘萬賊無一敢逆者頓時解散人服其勇敢決斷云學啓死年甫三十有五戈登聞之痛哭流涕向李公索學啓打仗時隨身長旗攜回本國留作記念嗚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與賊本小醜乃跳梁潰池蔓延至十數省窮凶極惡卽穴中婦孺亦應殲戮靡遺學啓一蚩蚩氓耳律以竊國之義罪何所辭然而畫計獻城身經百戰嘉興之役碎腦捐軀我

國家如天之仁優其飾終之典死而有知宜如何感激耶說者曰李公滬上之功半成於學啓之手是不特不知李公並不知學啓矣夫學啓之勇非李公善用之不足顯李公之功非善用學啓與學啓之感李公知盡心爲其用亦不能底成追殺兔獸狗也發縱指示人也漢高祖論功臣惟蕭相國食邑獨多有以哉濬師官總理衙門時洋人持學啓及戈登照像來視之修眉方口兩顴微露恂恂然中人資用是知以皃取人之所失多也

表章學庸不始程朱

李恢垣吏部曰大學中庸二書表章自二程子朱子爲之章句始倂語孟爲四書戶知之矣按中庸一書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又戴氏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司馬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見陳氏書錄解題均在二程之前是不過因程朱而顯非程朱始能表章也宋鄭景望蒙齋筆談闡發尤顯其論韓退之李習之二人優劣謂退之原道出於大學而未至習之復性篇出於中庸而不膠其論曰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

駁而眞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其言固深切著明矣按景望爲徽宗時人距二程稍後而斯時三黨相軋程子之說未行筆談中所引文富杜王諸公逸事絕不及二程且其言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之言禪是也又言老子正今所謂禪者但名不同耳是以三教歸一爲說與程子逈殊豈肯襲其言者則此亦有識皆同之見無容恃爲絕學也又按論語自漢已立博士而孟子一書雖有註疏實表自王荆公而蘇轍孟子解張九成孟子傳余允文尊孟辨皆在朱

子之前石𡼖中庸輯畧亦在朱子前序所云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曰輯畧者也今人第知四書爲朱子之功不知集註而外諸家尚不可勝數耳

御屏風

宋眞宗時田錫請約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坐之側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較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在御屏風相去遠矣

日本輿地

予得日本賴襄安藝人字子成所著新策六卷首載六略曰輿

地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財用曰法律其敘彼邦輿地頗爲明備歷朝史册及我

皇清四裔通考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魏默深海國圖志皆未得其詳細今爲覼縷記之俾讀者有所考焉

賴襄曰皇和之邦處於大海之心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魏氏圖志註云嘗見日本所刻和漢紀年其國本曰和華人譌稱曰倭也其地脈起於中而左右降中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故東北以連山斜限逮山外弃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

踰連山東征而關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橫凡爲國百有四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爲六十六國　顧書國王一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築紫宮其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爲號傳世三十二至彥瀲尊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徙太和州殛元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復徙都山城國兩漢時始通中國魏晉以後得五經佛教於中土於是沙門之教盛行唐貞觀間遣使往諭宋初遣國僧奝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之其傳國已六十四世濬師按梁玉繩元號補遺云同里王觀察自日本歸得其國人新刻大成年代廣紀凡百二十代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我　朝嘉慶五年止紀本國年代黑字下記中國年代朱字略落指掌今考新策所紀年號次序與廣紀正合四十一世係持統帝垂拱三年立至萬歲登

封元年在位十年六十四世係圓融宋開寶三年立至雍熙元年在位十五年顧氏謂太宗賜以紫衣當是六十六代一條六十七代三條時事魏氏圖志謂顧書所云六十四世溯之當在商周其國王一切名號當係通華文後增飾爲之蓋未見廣紀而憑其臆說耳

畿內凡五州曰山跡曰山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顧書謂是山城太和河內攝津和泉地拖於尾西北海中其南濱七國曰播磨曰備前曰備中曰備後曰安藝曰周防曰長門合稱山陽道北濱九國曰丹後曰丹波曰但馬曰因幡曰美作曰伯耆曰出雲曰石見曰隱岐合稱山陰道山陰一曰景背山陽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跡之南一國曰紀伊紀伊西北海中一國曰淡路其西南四國曰阿波

曰讚岐曰土佐曰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山陽之西南海中九國曰豐前曰豐後曰筑前曰筑後曰肥前曰肥後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合稱西海道肥前西北有二島曰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景行以來皆皆服日本經源氏足利氏而寖倨豐臣氏而降服故皆貢方物萃於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琉球三分毛人之一最纖軟易制故其執禮尤恭顧書謂日本三島一伊岐一對馬一多褹一多褹誤壹岐爲伊岐而添出多褹一島魏氏圖志謂日本三島英人圖薩摩於對馬西爲大誤並云薩摩即薩州島居日本之南皆誤於各紀載耳食之談如薩摩在日本南則不得稱之爲西海道矣曰日向爲神武天皇興起之地神武都山跡仁德都攝津神武仁德二君當自唐貞觀以前天智都近江天智爲三十九代君立於唐龍朔二年至

咸亨二年在位十年元明都山跡之平城元明爲四十三代君立於唐景龍二年至開元二年在位七年五帝因之五帝當是四十四代元正四十五代聖武四十六代孝謙四十七代廢帝四十八代称德四十九代光仁其六代而曰五代者或廢帝不列入歟至桓武天皇五十代唐建中三年立至永貞元年在位二十四年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緣北海而東北上七國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曰能登曰越中曰佐渡曰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緣南海而東上十五國曰伊賀曰伊勢曰志摩曰尾張曰參河曰遠江曰駿河曰甲斐曰伊豆曰相模曰武藏曰上總曰下總曰安房曰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八國曰近江

曰美濃曰飛彈曰信濃曰上毛曰下毛曰陸奥曰出羽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信濃與東海之甲斐所謂連山斜限者東山道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於河（遭運當是漕運）東西之運由於海桓武之世改山背曰山城都曰平安東左京西右京各領三十坊南北九條皇城之在中四面十四門置六關曰相坂（在近江）曰鈴鹿（在伊勢）曰不破（在美濃）曰清見（在駿河）曰須磨（在攝津）曰赤間（在長門）清見以上控其東須磨赤間扼其西也以六關制七道道以統國國六十有六（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同）國以統郡郡六百有四

潛確類書作五百七十二郡顧書作五百八十五郡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作六百一十三郡八十二浦皆與新策符不

郡以統鄉鄉一萬三千國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東山八十餘南海二十餘西海九十餘山陽東海合五十山陰北陸各三十餘建太宰府於西海以備西蕃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日本國俗無冠國王但著烏帽皆不確按賴襄官制略云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簡質者漸趨於文以冠服釆色定其位級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階冠天武帝改爵位號定朝服釆色至稱德帝變官名光仁帝即位盡復其舊其大定至今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爲六階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下爲二十階從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以敘諸臣別有一品至四品四階以敘親王別有勳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凡有位

階皆以少者爲貴　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凡海內形勢風氣民俗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民惰農而多熟皆無魚鹽蛤蠃之利畿內及阿波讃岐播磨以東伊勢以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俐其產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中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及蠶叢其言語深重其產金鐵文絹佳鷹鬬八州尾張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斬截其產竹箭利刀善馬常陸陸奧出羽其地大險大沃其

人似關八州而樸摯其言語前卑後高其產巨牛善馬
其樸摯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毛人之國固（疑是涸）澤
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茸毛婦人黥面文身男
子挾弧插毒矢於頭射熊羆蟣虎擉鮭魚以爲食無文
書刻木結繩以爲約束獨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所宗也
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西亞西南緣海與北
陸山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豫土佐其
風氣相同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言語卑賤產薦席緻
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民頗類信濃

陸奥陸奥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人短小朝鮮琉球與毛人間北海而相去者四百餘里云是書前有大和菊山驄序謂伊藤氏之唱古義物氏之唱古文辭皆立不朽之業又謂此錄可補常藩之史志表未具之闕惜均未獲睹也

勝克齋

胡文忠致曾侍郎書有云勝帥以招降爲得計蓋亦今之熊文燦耳勝帥者克齋勝保也以庚子舉人外班翰林洊至內閣學士

文宗登極初年上疏論南北形勢頗切
上嘉之迭加拔擢任以軍務豊縣之役戰績甚偉迨至督兵數省漸跋扈在皖北時招撫逆捻張濼濼妻有姿首出入轅門毫無顧忌用是醜聲達內外四眼狗就禽後餘孽不多勝不肯還擊安坐潁州遂致入關肆掠而陳得才山南之禍烈焉苗沛霖騷擾江淮逞其一梟破獍之心罪無可逭勝則一意縱容保護其間劣紳某某及臬司張某總兵傅某等幸災樂禍甘為苗逆牙爪風承痔舐靡惡不為厥後凶燄日張雖受苗脅制聽苗指

揮者不僅勝一人而生靈荼毒推原禍始皆勝之養癰貽患也勝由皖而豫由豫而秦凡用兵處所貪污欺飾不可悉數同治初元奉

旨革職拏問勝供詞狡辯案未定給事中趙君樹吉復嚴劾之御史某君因趙君疏加以申救爲同臺劉君其年所糾並陳其悖謬有八中云該御史自知强詞奪理清議不容所以挾制

朝廷者尤在將帥寒心解人藉口二語臣謹按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該御史爲此誣罔誕妄之言意存禁嚇律以無將之義何所

逃罪蓋該御史之兄前在咸豐年間因案革職得入勝保甫營効命私門甘心鷹犬原摺流布舉國譁然若猶靦顏與之同列臣甚羞之等語疏入

上爲動容旋　賜勝自盡勝之繯首也大學士周文勤奉　派傳旨文勤赴獄中勝直前搴其衣曰中堂許某效臨刑呼冤乎文勤窘甚退至門外曰我不管我不管論者謂周延儒自盡時語刺刺不能休監視者急在外大聲呼周曰老師天明矣天明矣勝此舉可謂確肖京師相傳無不發噱云勝尊人戊辰鄉舉先世父同歲生

也人極篤厚勝官京朝時亦頗爽直不阿晚節不終惜
哉石埭楊樸庵摘藻負理學名勝執經問業者有年樸
庵賡以舊規之卒不省其及於罪也固宜初外省督撫
統兵大臣交章劾勝而首先舉發者實光祿寺卿潘君
祖蔭潘乃文恭相國世恩之孫晏敦復峭直敢言無忝
厥祖矣

祭神

大淸通禮元日恭祭
堂子饗殿內奉朝祭神位於東夕祭神位於西

輿前設案各一每案陳香碟朝夕守
堂子人上香除夕內務府官詣　圜殿焚舊楮錢總管
大臣率諸王長史詣　圜殿縣新楮錢總管大臣於殿
內高案下杉桂縣楮錢二十有七諸王長史護衛等依
次各縣楮錢二十有七有司陳香鐙司俎官上香其祭
堂子前一日所司立杆於　圜殿南正中石座祭日縣
黃旛繫采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香鐙司
俎官由　大內恭請　神位安奉於　祭神殿內南向
陳饎餌盤九酒琖三　圜殿陳饎餌盤三酒琖一楮帛

如數謹按

堂子之祭爲我

朝敬事

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

諭禮部等衙門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設立

齊整著議神杆立座每翼爲六排每排爲六分　皇子

神杆列於前其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各按排建立

從之以故滿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禮親友之來助祭

者咸入席分胙謂之喫肉濬師官京師時曾屢與斯會

茲錄麟丈見亭河帥鴻雪因緣圖記中祭神一則以資
考證焉記曰道光二十有五年歲次乙巳麟慶年五十
五歲蒙
恩家居調理腿疾秋八月夙恙就痊發願祭
神於宅內五福堂其名五福者則以官總督時疊邀
御書福字之賜彙摹其五永迓嘉祥也爰諏吉日選犧
牲前期命長媳造醴酒打灑糕屆期在杆前供糕酒命
長子崇實告祭屋內西炕懸鑲紅雲緞黃幪黏紙錢三
掛前設紅棹供糕十三盤酒十三琖香三碟免冠叩首

易酒三次焚紙錢一移南一香碟及第三糕盤於版上
請牲（稱曰黑爺）入提耳灌酒省之（避殺字）取阿穆孫（脊也）供槕北
俟肉熟奉俎以獻首向上振鸞刀插之免冠叩首撤幪
受胙夕祭設幪架於北炕繫小黃幪儀如朝祭惟糕酒
數各十一請牲不取血腎獻熟時息香撤火布幔遮牕
主婦叩首謂之背鐙呼燭後撤幪分胙次早在杆前祭
天先置大銅海設高棹陳五碟實以米鹽香水一空留
貯阿穆孫洗斗升舊骨於屋上免冠叩首撤米三次請
牲省之盛血以盆豎杆尖脫衣（避剝字）解節俟肉熟跪切

細絲盛以椀配粺米飯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貯斗內剔項骨共貫於杆立之轉俎分胙午後擇骨燎牲衣禮畢余家舊有薩瑪（譯言祝辭）今則樂設不作其器有神箭樺鈴拍板手鼓腰鈴三絃琵琶大鼓凡八具謹按滿洲所祀神有畫像者

坤甯宮係佛菩薩關帝穆哩罕又相傳祝詞所稱丹珲琿郎七星鄂讃錫瑪瑪郎保嬰尚錫郎田祖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皆有功德者餘無攷蓋自金天興以後文獻無徵世遠年湮

國語惟憑口授不能盡詳始末考禮記文王世子釋奠於先師鄭元註不能舉先師爲誰以周禮瞽宗爲例知古人於相傳祀典皆不妄實其人故我

純廟修祭神祭天典禮亦闕所不知正合祭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祝文鄂囉囉諸字有聲無義亦如漢樂府臨高臺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爾

田巴對齊王

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拂飾冠帶顧謂

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闚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此與國策鄒忌諫齊威王同一意致而寥寥數語了無枝蔓可見古人胎息之善

虞美人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此一段寫英雄末路有聲有色千載而下讀之猶為感慨龍門之筆所以高出尋常萬萬也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獨删去之豈以美人駿馬不足紀乎

濬師按虞美人有答項王楚歌云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辭旨悲惋實開漢以後五言之先聲美人名虞注一曰姓虞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拜沖帝母虞美人爲憲園貴人是古今有兩虞美人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何義門讀書記曰色斯舉矣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註中仍謂二句上下

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一句冠於首則辭意尤明始於陳定宇潛師按程子外書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又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歎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朱子之說實出於程子未必以胡氏爲據焉融注色舉但曰見顏色不善則去周生烈仍有周氏未詳其名註翔集但曰迴翔審觀故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

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翔而後集以飛鳥喻也宋儒於漢學最多攻駁獨此節不肯輕發議論如蔡節論語集說則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張南軒癸巳論語解則曰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處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由而至眞西山則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

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朱子知上下必有闕文又謂不可強爲之說而於馬注見顏色不善則去添出言鳥之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似乎拘泥翔集二字不知禮記行不翔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翔而後集翔字皆屬人說近時高頭講章有云一說註明指鳥下單指雉於朱註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句全不體會矣韓詩外傳引色斯三句證接輿辭楚王之招西山先生之所本也

放炮

年羹堯官總督時自以曾佩大將軍印威福獨擅不准同城巡撫放炮按王弇州觚不觚錄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曉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邇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後巡撫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以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

兵道亦行之云云我朝官制半沿明習今各省同城將軍督撫學政及部差監稅織造等官皆出入舉炮奏鼓吹巡道之駐紮外府者亦然廣州滿洲漢軍兩副都統出門向只奏鼓吹不舉炮長樂初將軍蒞任屬其一體舉行嗣後必沿以爲例云

儲貳金鑑

高宗純皇帝命諸皇子同軍機大臣及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册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者採輯成書名爲古今儲貳金鑑是書外間罕有見者謹案乾隆四十八

年九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閱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內
稱詹事爲東宮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家法相承不事
建儲冊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等語是
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於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
訓示故於按語內特爲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
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訾議館臣爲
無奈迎合諭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不再爲明白宣
諭夫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即禹之傳啟亦非

於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不可枚舉遠而唐高祖立建成爲太子至於兄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奏請預立國本紛紜擾亂大率皆爲後來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小乘間伺釁釀爲亂階如梃擊等案神宗召見太子泣爲慰藉父子之間至於如此閱之眞可寒心可知建儲册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於此即以我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爲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

如湯斌者爲之輔導乃旣立之後情性乖張卽湯斌亦
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卽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
統亦不過享國一二年其長子弘晳縱欲敗度不克幹蠱
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我大淸
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於茲自理密親王旣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我

皇考敬法
前徽雖不顯立儲位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爲籌定雍正
元年即
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又另書密封
一匣常以隨
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啓視傳位於朕之
御筆復取出內收緘盒密記核對脗合人心翕然此天
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為人端重醕良依
皇考之例曾書其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乃
稟命不永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將
其名撤出追謚為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
以明告衆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出秉質純粹不久亦即悼殤其時朕視皇
五子於諸子中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
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於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

旋逝設係書生之見規仿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儲凡三易尚復成何事體是以前於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常以自隨是年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壇壝事會以所定皇子默禱於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倘非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爲選擇毋悞我國家宗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詣

盛京祗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於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昭鑒朕非不愛子也誠以宗社爲重若
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爲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
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即朕前
所默告

上帝

祖

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於天下一切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豈於繼體付托之重轉不早爲定計乎秋間朕於避暑山莊河岸御鎗打鵪鶉失足落水溼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即趨至問安即漢軍機大臣亦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行並未有因內廷禁地太監等敢於阻止者設朕起居偶有違和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由朕平日君臣

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面承諭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
禁中出片紙之語爲杞人之憂乎總之建儲一事即如
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明詔立儲而於
天
祖之前既先爲齋心默告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
覆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現在詹事官屬雖沿舊
制而其實一無職掌祇以備員爲翰林陞轉之資耳因
明切宣諭我子孫其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
其在斯乎總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爲是其有欲遵古

禮爲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嘗思朕言耳並諭館臣將此旨錄冠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意欽此恭讀一過仰見
聖主近承
祖宗家法遠鑒歷代弊端議論崇閎巍巍乎度越千古矣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錢竹汀少詹述德州梁鴻翥解

曰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末嫁者令其及時嫁娶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林鄉溪三禮通釋云萬氏謂奔者不禁是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而官不禁者遂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案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卽有昏娶至冰泮農業起則昏禮殺也毛公詩傳多用其說據此則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故有故而遲至於此禮雖不備官可

不禁葉氏亦謂奔非桑中所謂奔萬氏以爲郎詩所刺之奔誤臨海洪頤煊讀書叢錄云禮記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奔或爲衒說文衒行且賣也重文作衒奔者不禁亦謂賣者不禁疏義失之以上三說皆似是而非梁玉不禁爲人妾之議不知有罪爲人妾與六禮不備之爲妾皆無所用其禁林之有故而遲禮雖不備官可不禁較梁說差勝然有故而遲解下無故而不用令句則可乃明明指爲仲春之月合會男女而必强謂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插入有故而遲四字頗不圓到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曾男女於仲春者順時令陰陽交
也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獨奔者不禁注疏鄭解不通聘爲妻奔爲妾淫奔之事
安有不禁乎嘗謂全禮非周公之全書必末世添入者
洪錄以說文衒字拉到賣字亦屬牽强無味近於改字
陋習濬師按宋樂清王東巖名與之一號次點 周禮訂義引鄭
鍔云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
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
余以爲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周人
立法之本義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
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

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重天時權許之耶此論未經人道盡賈公彥已有權許之實非正禮之語也頼州逮叔度周官精義於仲春之月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三十七字謹遵

御案斷爲莽歆增竄羣儒强爲之説皆不足辯所見實正大其注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慮其有悔亦原本鄭鍔訂義（俞氏樾羣經平議謂娶判妻判字係衍文謬）濟師又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注無夫家是鰥寡之人寡可以稱無夫家鰥亦可以稱無夫家乎是賈不得其解

矣王開祖曰弃者不禁示天下無禮復讐而義示天下無君蓋疑周禮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所存者寡聖人不作無從而取正也

置閏

嘉慶十八年癸酉時憲書係閏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內爲向來所未有因推算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經管理欽天監定親王綿恩等奏
聞奉
旨詳細再行通查旋據奏稱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與　郊祀節氣均相符

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月內則
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正
月不在仲春之月且驚蟄春分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
改爲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祭祀節氣均屬相符復
將以後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節氣及置閏之月俱與
時憲書無訛
上從之時憲科五官正王嵩齡何元泰陳恕何元海蒙
恩各加一級云
音韻

甯都曾青藜燦選輯　國初諸家詩名過日集其凡例有云詩以道性情音韻相近聲律自諧三百篇至漢魏六朝初無一定之韻自沈約韻譜一出唐人稍加增損取以設科名曰禮部韻畧遂使千餘年閒學詩者奉爲刑書余攷沈韻東鍾眞文支微魚模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應分也今不分東鍾魚模而以東冬魚虞分爲二韻支微眞文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數韻雖分而微韻之惟危肴悲刪韻之殘闌餐珊文韻之春純屯輪靑韻之淸情精鶯混入支寒眞庚諸韻眞文又分爲眞文元庚青

分爲庚青蒸蕭肴分爲蕭肴豪覃鹽分爲覃鹽咸江陽本一音也分而爲二麻遮本二音也合而爲一種種舛謬不可殫述明初宋文憲等正訛訂謬定爲正韻雖東鍾支齊庚青眞文諸韻閒有混淆然尙不失中原音韻之正至韻譜之舛則在唐李涪已極言之矣況唐時多有不拘沈韻者又或謂古風不拘律則未有不嚴者不知少陵五律雨晴從西萬里風久雨不妨農摩詰五排禊飲應制宜春小苑東瀾漪亦朝宗扈從溫湯旌旗渭水東詞賦屬文宗襄陽元日今朝歲起東無祿尙憂農

豈非東冬二韻乎襄陽五律省覲勞歌涉海涯親望老萊歸豈非支微二韻乎少陵七律崔氏東山草堂落日更見漁樵人飯煑青泥坊底芹豈非眞文二韻乎善夫夏洪基曰學唐者宜學其品格之高古氣韻之渾厚學李杜者又宜學其才情識力學其清新俊逸卓鍊沈雄不徒拘拘於韻譜也若必韻譜之拘則三唐悉用沈韻而詩如李杜者有幾今人知依唐韻而詩如唐者復有幾其所重槩可知已況音有古今異讀蓋運會使然不可强合縱使孔子復生恐不能以三百之韻比今人而

同之以故沈韻之不合古者多矣今韻之不合沈者又
多矣豈沈不用古則是而今不用沈則非哉宋濂溪曰
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
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東西南北之殊故所發
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
被之管絃者取其音之協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
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
比其音而已明末雲間陳大樽選近詩凡用正韻者詩
雖佳弗錄甚矣夫其舍父而廟別祖也今余所選率多

唐韻習尚既久不能釐正而用正韻者亦並存之若一律兼用兩韻則不敢收入也按此論極精确講韻學者宜三復之

角門

轎門見於周官其名最古唐張仲方傳兩省官入朝官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此尚是朝門非若今之官署也　國初任葵尊宏嘉爲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猻漁洋先生戲爲詩曰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猻昨夜五更寒透骨舉朝誰不

怨葵爲是可爲後來衙門典故明史沐晟襲黔國公初喜文學自矜厲其後寢驕陵三司使從角門入蓋外官衙署正門左右各有門一謂之東角門西角門屬官叅謁均由角門入也

程孟陽詩

朱竹垞先生謂程孟陽詩近體多於古體七律多於五律格調卑卑才用氣弱就其集中稍成章者錄得八首入明詩綜中其貶孟陽詩未可爲非也漁洋詩話云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爲陳大樽一爲程松圓大樽遠

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畫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隨月下吳頭過岸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磵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獄寺夜眠春磵雨浦樓寒醉

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沈歸愚先生別裁集云孟陽詩亦娟秀少塵自錢牧齋訾謷李何王李諸人推孟陽爲一代宗主幾與高季迪李賓之前後相埒矣而陽羨邵子湘有心矯枉摘其累句謂其穢褻俚俗幾於身無完膚予錄其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者四章見孟陽自有真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濬師按竹垞於嘉定四君子詩皆若有不滿之意明詩綜爲一代傳書未敢輕爲議論然所收唐傳燦諸人實皆食　聖朝之粟不得比於前代之遺民也茲特記王沈兩公之

說並擇錄孟陽古體詩四首於後明眼人自能辨之且
以明區區非阿好鄉人焉

附錄程孟陽嘉燧詩

孫履正履和北上予同舟送之入郡艤舟白蓮橋信
宿臨別題贈長句

涼風一杯酒明月萬里心雙帆飛度吳苑樹澄江遠
挂秋河陰君過三山向京闕楊子津樓秋漲沒廣陵
豪士邀醉君期我不來意趣忽君不見梁園歸弄黃
河棚驚沙刮地哀鴻高又不見吳都走馬來觀試霜

葉殘階雅滿寺壯心銷蕩功名疎劍歌蕭條風雨至
逐君兄弟歲月深寸心匪石千黃金脫衣貰酒君酌
斟君胡不飲心沈吟沈吟欲言向余久舊時好事還
能否黃羅峰頭搔首問青天逸句驚人落杯酒此中
二月梨花明絲沙錦湍飛羽觥千林皚皚雪照夜踏
氷響爍空巖聲玉屛門西初能射揮鞭半醉歸侵夜
將軍開閤遮馬迎琉璃燭晃金盤炙別來耕商甘隱
淪此日感歎傷精魂令弟胸懷萬人略結束弓矢干
金門仲令落魄向侯邸食魚有無那可論送君江邊

天迢迢月明青天生夜潮我醉仍眠爲君侶起看日暮陽山雨朝來移艇游村南碧梧蒼翠藏精䰱龍鱗古木不見日菱花演漾開風潭卷帷散髮蔭深樾此時賦詩思淸發忽然二子就我來手指月出浮雲開谿橋石路皎霜雪顧影踏月心徘徊徘徊不眠欲至曙預愁明日還歸去白蓮橋西題贈君千載知余送君處

宿牛首

城南遍蘭若茲山何穹窿鞍馬上幾盤逍祭勢猶雄

崖昃日半傾光射東南峰闌干倚峻壁毫末紛玲瓏
路迴見塔寺到門羅杉松積翠扶層堦暝色帶遠江
高殿夜突兀古木枝龍從倘駭仰瞩睇未覺俯歷崇
細路繞殿角欲上聞鳴鐘捫蘿踏深影林幽逕難通
悄然心神悽卻顧來驚風下歸白雲梯微月光朣朧
明當上絕頂窮搜窈所窮興劇耿無寐清宵殊未終

贈張翁茂仁二丈

達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競枝葉雕繪攻詞章
張翁歸落人所思濟時康上下數千年抵掌如傾囊

治亂本代興史乘記多方捜羅到根源補苴見周防
賈生著過秦荀卿法後王河汾述元經斟酌惟行藏
惜哉時命違白首徒栖遑材大不謀身僅飽衆與糠
伊余爲童兒見翁吾師旁年十四與唐叔達同受經徐師門下開口振
上坐大聲論興亡斯豈古人歟自分不得當何圖卅
年閒折節夷輩行扣門來相求令我神揚揚謂余可
與言勖之以自强云堪託子孫懷此何能忘蕭蕭伯
逼庶峨峨德公牀過從風雪晨斗酒澈中腸相彼歲
寒松摧頹閱氷霜孰知巖壑姿可以棟明堂

題畫雪景送炤師歸黃山喝石居去年除夕師以余疾出山茲感舊作

歌

蓮花峰腰三丈雪飛鳥無聲人跡絕山僧冒寒晨出山躑踏層冰跗拆裂遠來問疾剛一笑寒釭結花如吐屑紙窗竹屋歲聿除駒隙光陰催電掣故人遊山恨不俱愁我無緣上嶻嶪海虞公曾語炤師云云八十衰翁老亡力買勇扳躋強得得前推後挽賴炤師攙肘牽裾抱腰襪穿崛渡谿捫确犖十步迴頭五步息忽然坐我天門間自怪憑空生羽翼此時日下千崖赤相去

牛鳴望碣石崕松龍拏互相引林石入形如欲沬庵

前矮垣齊及肩道上清泉纔沒跖仰頭天都五千仞

俯瞰蓮溝十萬尺曈曈簷松樹羽葢巑𡽱林排書

壁廿年芸齋落夢境方丈香廚共禪席牀下地爐火

長活龕裏燈明磬方寂八月山寒苦風雨有客夜投

同軟語山芋煨來手自剝秋芽焙出還親煮老人擁

衾日偃臥小師蓮經晨夕課開門忽報下方晴喈喈

空中靈鵲過

三餘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此董季直所云三餘也梁武帝時童謠有云王氣在三餘武帝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不知長興有餘干山餘覺水餘魚浦陳武帝實生其處卒應謠辭也

自有留人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語熟在人口偶閱六朝詩乃知爲陳後主所作後主寵張貴妃每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何不見留遂贈以詩云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答之云誰言不相

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爲留

王敬作所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國傳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本作一句讀東坡書傳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薛季宣書古文訓曰推之以往實賴王者敬爲之所胡士行尚書詳解曰以敬作所止其所止皆作實字讀朱子本孔傳蔡沈集註以所字爲句不可不敬德爲句眞氏以蔡說爲長獨林之奇尚書解是孔傳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

敬作之競束發亦謂古詰作一句讀不費力後來攻蔡氏者益多魏子才云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曰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云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今作處所解之便悖矣夏貴仁 蔡傳考誤云君子所其無逸註訓所為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譏其太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為用力楊用修云所猶勉也西土人謂用力於有事為所召誥王敬作所與此義同似覺明順潛師按所其無逸所字在上王敬作所所字斷不可連下讀是所字在下作實字解為當宋元

以來但知引所所其無逃證王敬作所不知大誥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此所字焉能作虛字讀耶林之奇駁王氏蘇氏於所字強生義理其辭爲費而詿成功所則云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是亦未之思已

蟒襲壯公

麐案舟文集有蟒將軍傳云公名蟒吉圖滿洲人（滿俗不尚姓故蟒亦稱名）年十九襲父職隨征雲貴奪鐵索橋復征楚之毛鹿山功俱稱最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

繼叛公奉　命隨鎮南將軍尼某援粵東後某卒將軍舒恕署公副都統護總督金光祖守肇慶未幾尚之信復以粵叛我軍退保贛州偽帥馬雄率衆圍肇急公念與其坐困窮城孰若背城借一尚可死地圖存遂突圍出賊分道追躡復行偽檄沿路要截日軍無鄉導公以指南車諭衆東北走間關險阻轉鬬二千餘里凡九十日經大小七十餘戰始達信豐被困已久城將陷賊衆號數萬我軍出肇慶時計七千有奇至此僅六百餘人饑疲之餘多不堪命僉曰憊矣況衆寡不敵不如疾走

贛州會大軍以圖再舉公曰城中數萬生靈不救將盡斃我軍雖疲極然屢戰屢克餘勇猶堪再鼓況遇敵而避非丈夫也諸將士咸感泣奮起一戰圍解旋會大軍於贛復擊走賊之寇南康者捷聞　上驚歎曰蟒吉圖以數百之疲師當數萬之強寇突圍陷陣所向靡前雖三國趙雲當陽長坂之戰何以加此特節拜公鎮南將軍將軍舒恕以下皆聽節制隨題恕安南將軍留鎮贛州而與各都統收復南安降偽帥嚴自明王虎等踰梅關傳檄南部廣肇何之信旋復歸正全粵遂定時公以

韶與楚隣爲粵咽喉命都統穆成格駐守爲犄角計自提大軍赴省會商進取機宜十六年六月僞帥馬寶張星耀等復陷韶州公聞馳還登城察視正北當衝急築土圍以防賊用大砲攻城城墻崩陷賴土圍得存賊復乘夜由北而西渡河東踞蓮花山絕我餉道先是公檄將軍額楚來援至是驟至方下營賊乘虛來攻公以五十騎出城遮道赴敵並檄綠旗援軍夾擊遂大破之賊因遁去僉謂使全粵復得安枕者公解韶圍之力也尋進征粵西圍平樂將下同事有齟齬者移營渡河而南

意欲截賊上流值霖雨二十餘日江水暴漲賊乘舟直
衝其營我軍以河阻救援不得遂失利暫旋軍蒼梧公
引罪上疏自劾　溫旨慰諭焉是歲冬賊復來犯公
率師敗之乘勝復潯橫永淳諸要地時南甯郭義潛約
內附爲僞帥吳世琮所覺圍之急公方臥病聞之躍起
曰豈可以我一人誤國事力疾趨戰大敗賊於八尺江
世琮爲賊之驍勇善戰者全軍覆沒而桂林柳慶等郡
知失援難守遂相率請降　上聞奏喜曰眞將軍也詔
加公諸路總統將軍初馬承蔭之降也公覺其詐密令

將軍額楚駐永淯防變後承蔭果叛公往征敗賊於陶鄧得象馬軍器無算進擊三江口與提督軍會直抵柳城而承蔭就擒粵西復平方擬進伐滇黔而公於是歲戊午七月以疾卒於軍年四十有七公忠孝根於天性早孤事母最孝毋食必侍立親進所奉軍行之日母諭誡酒遂終身不飲問候書必跪拜而後遣使傳母命至亦如之偽將張星耀家口在韶所積甚多公毫無所取有一妾殊色召其父還之公御軍嚴肅然亦不多殺戮其下畏之如神明性謙讓不伐能與士卒同甘苦尤善

於籌書以故戰無不克所在立祠祀公卒之先有巨蟒見於柳之山麓公一矢中其項而斃次日公項發腫大如斗尋卒人以公名蟒故蟒爲之先兆云曲江廖燕曰滇逆變起粵閩繼之而西南遂成戰區公能奮不顧身卒以偏裨而膺大任克復兩粵厥功大矣且公忠誠罔貳而內行凜然似將才不足以盡之殆古君子之流亞歟嗚呼何其賢也予韶人公守韶之功居多不可忘因摭其巔末而爲之傳如此濬師按蟒吉圖當作蟒依圖廖傳中所載與　國史館大臣傳悉合而叙其戰功較

國史尤詳惟蟒卒於康熙十九年八月此作十七年戊午七月誤蟒於乾隆初元賜家

恩賜謚襄壯云鎭南將軍尼某者尼雅善也穆成格當作穆成額

龜言鶴訝

庾開府小園賦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注引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事及劉敬叔異苑晉太康二年廣博物志作大興二年南州白鶴語橋下事濬師按法苑珠林佛告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雁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議言今此

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愼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小兒皆言雁銜龜去雁銜龜去龜即嗔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水而死又孫炎時永康之龜入言韓昌黎樵說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注未詳其出典崔山君豈是崔文子昔李浮丘以相鶴經授王子晉王子晉授崔文子崔文子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

王翁

桓譚新論稱王莽爲王翁

金井龍神祠碑記

湖州山川幽險以金井爲最在弁山之東麓梁貞明初有黃龍見故又名黃龍洞宋眞宗時禱旱靈應賜金簡於龍神祠明初道士潘桂源鑄鐵牌以實之舊藏郡署内庫鼎革後失去乾隆己酉夏不雨者兩月郡守雷輪率屬致禱復於郡圃愛山臺下得潘鑄鐵牌土花剝食隱現五星靈文割牲塗釁懸洞中不數刻甘霖如注歲以有秋先世父蒞湖時重建神祠並爲之碑記敬錄於

此記云粤自高閶天語重巒分蒼弁之支寔出地根石竅闢神龍之穴春祈秋報暘雨無愆捍患禦災潛靈斯妥膏澤因之暢遂品彙賴以華滋秩祀之興由來尚矣則有吳興福地金井名區列丹竈於巖間簇雲旛於天半虹梁百尺界石扇而中開鱗爪千年破危厓而飛去奔騰絕壑忽走雷聲蕭瑟平林常含雨氣是知仙靈窟宅彌增洞壑之幽深風雨均調悉藉神功之布濩固宜翠屏華蓋修述靈蹤桂廡松楹肅將祀典在昔宋熙甯間孫州守祈暘而應遂建祠於洞之右偏祀龍神焉爾

其烟扉豁達霧道縈紆傍碧嶂而開基緣丹梯而結宇谽谺一徑疑接珠宮盤曲千尋遺憑石闕虛堂掩冉遙聞笙鶴之音靈鷲趁趣直挾風雲之氣加以憑陵輿壤嘯噏重淵揚馨而罔象潛驅觸石而豐隆遠震鐵牌高揭雲陰陡起於天邊金簡初投濤響俄奔於地底虹垂碧澗即擬騰虛雨洗空壇無勞說法斯則輝煌寶篆不慙顯利之名約罷崇祠深慰閭閻之望無何滄桑屢易躔度載更殘碑誌興廢之年靈馭失迴翔之地飛仙絡繹猶認三茅古洞蒼茫空留雙柱一田芝草尋遺礎而

無存萬壑松濤訝長吟而不返棟宇由其傾覆畀蹬奚以昭虞士淦縮綬山墟探幽靈穴蒼精毓秀神鏤鬼削之多奇黼野臚欹陰伏陽愆之咎告胥邀神貺合奉明禋特標像設之區用展雩宗之禮雖重甍迢遰有待經營而正殿崔嵬先從締造由是憑高構址據險分楹崇楹界縹緲之中飛宇出青冥之表晨曦流景暉疊栱而高懸怪石昂霄蔟蚪蟠而嵊峙千鍾石乳淨滴苔階四壁銀濤寒生繡座雕簾浸月驪珠含的皪之光藻井棲煙焦滕結聯翩之影豈直鉤連角尾上應星躔錯落丹

黃下方鱗屋昔者韋蕭傳火苹老寫其遊悰神井流雲
坡翁酬其雅什並因祈禱各著篇章爰於殿廡之旁合
奉吉蠲之祀飄飄神馭遊碧漢而初回寂寞吟魂入淸
都而宛在從此薦馨仲夏紀勝靈湫話舊蹟於朱梁訪
神蹤於祕府庶幾雲車風馬千秋昭顯應之奇物阜年
豐四境享康平之福工既竣書年月於石並作神絃之
曲以樂神曰貝闕兮金堂寶廡門兮芳香靈連蜷兮徠
止揚華綴兮紛旖旎弭雲蓋兮翠旌靈既留兮中庭懕
祕巖兮逶遲迴林屋兮杳冥兮分龍兮吉日坎鼉鼓兮緪

瑤瑟靈殷殷兮遠翔錫祉福兮樂且康爛煬光兮煜熻靈之歸兮赴幽壑沛施澤兮年年長雨暘兮時若　大清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清和月初吉郡守定遠方士淦譔

擇蝨捫蝨採蝨

晉王導在揚州辟顧和爲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南宋卞士蔚居貧多病縈寢敗絮採搔蝨蝨曰不替手乃作枯

魚賦以見意

蕉軒隨錄卷十一終